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文学

⑩

湘潭大学出版社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文学

⑩

湘潭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四卷 第四号

这一期 水	五
论讽刺 敖	七
说『需要』 水	八
十年前的教训 清	九
非有复译不可 庚	一一
不能再写的好懂些 方	一二
编辑人的愿私 水	一四
狗的问题 子丹	一六
热天 周文	二八
鸟的归来 芦焚	四二
日本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	五三
北沟子 鲜鱼羊	五四
在海外 唐伯尧	六三
来函照登 吴启方	六八
上流人 高川柰	六九
中国笔会改选理事	八二

芥子园画谱	丰子恺	八三
果戈理的《死灵魂》	周扬	八六
袁中郎集	周木斋	九一
子恺漫画润例	丰子恺	九六
夜客的造访	甘运衡	九七
坪内逍遙的《小说神髓》		九九
『五·四』时代底一面影	胡风	一〇〇
读《小说》创作专号	顾封	一〇九
愚与恶	岛崎藤村	一六
『美国人不为什么读书』	若水	一七
苏联零讯	十还	一九
法国『佛朗西年』和『教授年』	宗融	一九
法国著名文学史家郎松逝世	宗融	二二
日文坛耆宿坪内逍遙逝世	河清	二三
普式庚才是我们的教师		二四

第四卷 第五号

『文人相轻』	隼	二九
人生识字胡涂始	庚	三〇
杂志年与文化动向	明	三一
科学和历史的小品	同	三三
被称为性自由底颂扬者考窝德	洪深	三四

阳光	老舍	一四五
狄更斯的《皮克维克报纸》搬上舞台		一六二
废题	沈起予	一六三
契诃夫的新评价		一六九
樱花	三郎	一七〇
美国小说家威廉玛区的短篇集		一八〇
进城日记	褚雅鸣	一八一
小说神髓	谢六逸	一九三
东方之箭	马宗融	一九六
卡末纳剧场廿年纪念		二〇〇
还乡杂记	白尘	二〇一
故乡的杨梅	鲁彦	二一三
巴尔札克的最后		二一五
督学下乡	许杰	二一六
瑞典作家沙特堡的英译短篇选集		二二一
病中琐记	万迪鹤	二二二
下乡	臧克家	二二九
说谎集	李健吾	二三五
杂志潮里的浪花	惕若	二四七
《京派》看不到的世界	胡风	二五四
美国诗人罗萍生逝世	傅东华	二六一
英国批评家讨论出版问题	胡仲持	二六六

现代法国人心目中的雨果	马宗融	二六九
更伟大的梅特林克	马宗融	二七一
二卷三期的《译文》有些什么文章		二七二

第四卷 第六号

不应该那么写	洛	二七七
再论『文人相轻』	隼	二七八
也不要『专读白话』	风	二七九
一个希望	渔	二八一
尼古拉二世恨托(托)尔斯泰		二八二
凶手	沙汀	二八三
曹禺的《雷雨》在东京上演		二八八
端阳节		
——北洋军阀时代某乡风俗纪之一	艾芜	二八九
荒地	方西	三一五
一根棍子	紺弩	三四六
国际文艺谈话会朱胡彬夏文学奖金章程		三五四
漩涡 (英国)考窝德作	方光焘译	三五五
随园诗话	丰子恺	三九九
英国的浮士德	马宗融	三〇二
诗三首	臧克家	四〇八
福祿倍尔和莫泊桑		四〇九

清明 鲁彦	四一〇
巴尔札克的研究家	四一三
饿 悄吟	四一四
《真妮姑娘》 子渔	四一七
南国之夜 胡风	四二七
皮普士未刊稿的发见 仲持	四三七
高尔基轶著的搜集 仲持	四四〇
玛尔乐讲文学 仲	四四一
纪念左拉的萌芽出版的五十周年 马宗融	四四三
巴比塞对雨果的评语 马宗融	四四四
戈莱特当选为比国法兰西语文学学院员 马宗融	四四四
十种法国小说之一	四四五

文

學

第 四 卷
第 四 號
四 月 號

行發店書活北



(作 創)

文學論壇

文學

第四卷・第四號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出版

狗熱鳥北在上

的 的
歸 問

溝海流

題 天 來 子 外 人

……	……	……	……	……	……
高川柰	唐伯堯	鮮魚羊	蘆 焚	周 文	子 丹
(五九)	(五三)	(五四)	(五二)	(五八)	(五六)

這論說十非能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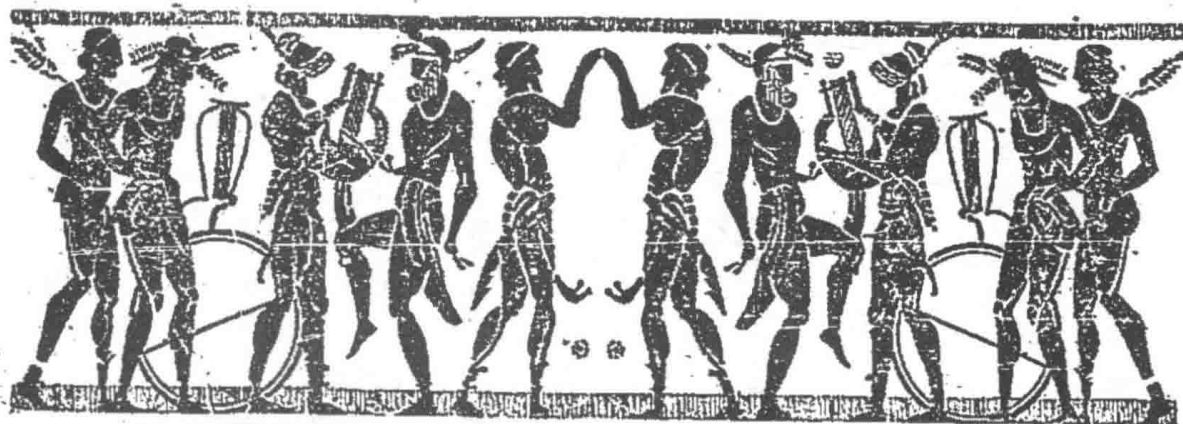
年有不能輯

前複再寫得好的私願

一諷需譯的不教訓要刺期

……	……	……	……	……	……
(五四)	(五三)	(五二)	(五九)	(五八)	(五七)





世界文壇展望

書評

詩

我的書

芥子園畫譜……豐子愷(六三)

果戈理的死靈魂……周揚(六六)

袁中郎集……周木齋(六二)

夜客的造訪……甘運衡(六七)

五四時代底一面影……胡風(六三〇)

小說半月刊……顧封(六三九)

美國人為什麼不讀書……若水(六四七)

蘇聯零訊……十還(六四九)

法國的佛郎年和教授年……宗融(六五九)

法國著名文學史家郎松逝世……宗融(六五三)

日文壇耆宿坪內逍遙逝世……河清(六五五)

文學畫報——一九三五年國際美術攝影傑作四幅

文壇論



這一期

讀者們總看得出，這一期的本刊和以前有兩點不同的地方：（一）陌生的作者名字比較多；（二）完全沒有翻譯這得略略加一點說明

新近有人批評本刊，說現在銷路較廣的文藝雜誌就只贗本刊一種了，但有時也不免露出一「老氣橫秋」的樣子。這「老氣橫秋」一句成語，應用作文藝作品的考語時，普通都解作十分老練的意思，就是都是當作好的評語解的，但看這位批評者的上下文語氣，却似乎並不是用它來誇讚本刊，而是說本刊有時不免露出一點衰老的樣子了。若果如此，那本刊尤其歡迎，尤其感謝因為本刊自從出世以後，差不多每期都有人給我們批評，這當中原也有一些近於無理取鬧，但我們對於嚴正的指摘，是比泛泛的誇讚更加珍視的，就因這種批評可以促起本刊的反省。

本刊果然衰老了嗎？我們得到了這句考語之後，曾經這樣反省過一下，而且這衰老兩字又該怎樣解釋呢？若說因年齡已大而自然地要現出龍鍾的老態，那本刊實在還是個不足兩歲的孩兒，用一個「老」字去形容它是不會十分適當的。不過孩兒雖不能稱老，却容易多病。本刊回顧這短短兩年的生命，病是確實害過了幾場，但也不外是孩兒病，就是驚風感冒之類。受了幾次風，發過幾陣

熱，皮膚上不免有點起皺，因而看起來像是老態吧？

不過這也怪不得看的人眼力不濟，自己害過病總是無用遮蓋的事實，而無論病因是什麼，害過病就不能說是健全了。所以本刊目前所最注意的就是勉力培養自己的元氣，希望在這不大衛生的環境裏也能保持萬一的健全。

從生理上講，所謂培養元氣，無非就是加速新陳代謝的作用。將這個原則應用在辦刊物，也就不外是鼓勵新作家加緊起來代替老作家。這一點，本刊曾經認為自己的使命之一，在創刊的時候就已明白宣言了。後來因本刊有一次錯誤一位老作家的作品為處女作，激動了他的惱羞，捏造了什麼「提拔」作家的字樣，挖苦了本刊一陣，同時有些不快意的投稿者也乘機洩忿，信口造謠，誣說我們將外來投稿原封不動退回去之類。直至於今，有些服肚子的同行們還仍舊拿這挖苦字樣和無賴謠言連合起來，作為攻擊本刊的一種藉口。本刊所以隱忍不辯，是因「提拔」這兩個字始終不曾在本刊出現過，而事實上曾在本刊發表過處女作因而引起了興味繼續努力寫作的，確也不乏其人。這幾樁事實，大概稍稍留心本刊的讀者們總都早已見到，本刊深信事實勝於雄辯，所以就聽憑人家去污蔑了。

但是讀書界向來就有一種矛盾，一方面責備編輯人不肯幫助新進，一方面却又要求着「名家」的作品。編輯人為滿足讀者的

後一種期望起見，有時感覺到高調不能唱得太高，即仍不得不向「名家」去「拉」稿，或甚至於「求」稿，而事實上，單靠「新作家」的稿子供給也差不多沒有編成一本刊物的可能。所幸近年來的讀書界確實已比從前高明得多，因而有些「名家」雖然為着必要或 unnecessary 常常在掉換筆名，讀書界也已經夠識別了。我們認為這是一種極好的現象，並且正可利用這種傾向來引出一些真正陌生的名字，而向來這種似乎打不破的矛盾也或者可用這個法子來打破它。

根據着這點意思，我們這一期就先來一回嘗試。這一期裏的作者的名字大半是陌生的，這裏面有些當然還是「名家」的新筆名，反正現在的小報上正在風行「筆名攷證」，我們等着考證家慢慢去攷證吧。但是真正陌生的名字確也比從前多了許多，這是我們更進一步去催促新陳代謝作用的一種表示，也聊以報答剛才說的那位批評家給與我們的警告。

我們對於這些真正陌生者的作品，選擇上確實是比較嚴格了一點，這也儘可以坦白說的。我們的標準是：題材不至於落了陳套，技巧要有相當的圓熟。以本期的六篇創作而論，不但主題和題材沒有兩篇相同，就是作法也沒有兩篇同樣。這樣的選擇和編排，就算是本刊努力要避免衰老的一個結果，至出了這限度之外，我們是不容許再潑刺的了。

至於完全沒有翻譯的文字，理由也很簡單，就因我們有了一個姊妹刊物譯文可以專載譯文，而且不久之後也許還有一個更可大量容納譯文的姊妹刊物出現，所以我們決計分一分工，以後除十分必要的時候，本刊將不再有翻譯的文字出現。最近有人說我們創作不夠用才用翻譯來充篇幅，這當然是「行家」之言，但本刊此後所以決計不登載翻譯，倒並不是為避免這種嫌疑起見。

此外「我的書」和「世界文壇展望」兩欄也是這期新有的。前者是原有的「作家和作品」一欄的代替。我們打算在這一欄裏發表一些讀書錄之類的文字，目的之一是給讀者介紹一些值得一讀的書，同時也或許可以暗示一些讀書的方法。後者——「世界文壇展望」——是原有作為補白用的文壇消息以外的一種較有系統的情報和論評，我們特約了幾位熟悉各國文壇消息的作家來作稿，並且歡迎住在國外的作家多多投稿。

(水)

論諷刺

我們常不免有一種先入之見，看見諷刺作品，就覺得這不是文學上的正路，因為我們先就以為諷刺並不是美德。但我們走到交際場中去，就往往可以看見這樣的事實：是兩位胖胖的先生，彼此彎腰拱手，滿面油晃晃的正在開始他們的扳談——

「貴姓……」

「敝姓錢。」

「哦，久仰久仰！還沒有請教台甫。」

「草字闕亭。」

「高雅高雅，貴處是……」

「就是上海……」

「哦哦，那好極了，這真是……」

誰覺得奇怪呢？但若寫在小說裏，人們就會另眼相看了，恐怕大概要被算作諷刺。有好些直寫事實的作者，就這樣被蒙上了

「諷刺家」——很難說是好是壞——的頭銜。例如在中國，則金瓶梅寫蔡御史的自謙和恭維西門慶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還有儒林外史寫范舉人因為守孝，連象牙筷也不肯用，但喫飯時，他却——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圓子送

在嘴裏——和這相似的情形是現在還可以遇見的；在外國，則如近來已被中國讀者所注意了的果戈理的作品，他那外套（韋素園譯，在未名叢刊中）裏的大小官吏，鼻子（許遐譯，在譯文中）裏的紳士，醫生，閒人們之類的典型，是雖在中國的現在，也還可以遇見的。這分明是事實，而且是很廣泛的事實，但我們皆謂之諷刺。

人大抵願意有名，活的時候做自傳，死了想有人分訃文，做行實，甚至於還「宣付國史館立傳。」人也並不全不自知其醜，然而他不願意改正，只希望隨時消掉，不留痕迹，剩下的單是美點，如

曾經施粥賑飢之類，却不是全般。「高雅高雅」他其實何嘗不知道有些肉麻，不過他又知道說過就完，「本傳」裏決不會有，於是也就放心的「高雅」下去。如果有人記了下來，不給他消滅，他可要不高興了。於是乎挖空心思的來一個反攻，說這些乃是一「諷刺」，向作者抹一臉泥，來掩藏自己的真相。但我們也每不免來不及思索，跟着說：這些乃是諷刺呀！——上當真可是不淺得很。

同一例子的還有所謂「罵人」，假如你到四馬路去，看見妓女在拖住人，倘大聲說：「野雞在拉客」，那就會被她罵你是「罵人」。罵人是惡德，於是你先就被判定在壞的一方面了；你壞，對方可就好。但事實呢，却的確是「野雞在拉客」，不過只可心裏知道，說不得，在萬不得已時，也只能說：「姑娘勤儉做生意」，恰如對於那些彎腰拱手之輩，做起文章來，是要改作「謙以待人，虛以接物」的。——這才不是罵人，這才不是諷刺。

其實，現在的所謂諷刺作品，大抵倒是寫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為所謂「諷刺」，非寫實的諷刺，即使能有這樣的東西，也不過是造謠和誣譏而已。

啟

說「需要」

新近有人在發議論，大意說有這樣一個刊物，並不是少數人的派系所包辦，但也沒有什麼社會的背景，內容是包羅萬有，有時

竟不免自相衝突起來，雖然銷數是壓倒了一切同類的刊物，但這是大家需要的嗎？比如秦始皇統一了江山，是民衆所需要的嗎？能保將來不為陳勝吳廣那樣——少數人的派系——所推翻嗎？

明眼的讀者們大約一看就可曉得這番議論分明是對本刊而發的。這位先生將辦刊物比作秦始皇統一江山，真叫人覺得有點「妙不可醬油」。至於他提起了「需要」兩個字，倒是很有趣味的。一個題目，不妨趁這機會提出來談一談。

一件東西之為社會所需要與否，原不能據作評價那件東西的標準。比如糧食是人人需要的，但也有人需要着嗎啡紅丸，或許比需要糧食還要迫切。這當中，自然存在着一個多數需要和少數需要的差別，但也仍不能作為絕對的標準。比如「新文學」剛在打天下的時候，社會對於它的需要是遠不如「禮拜六派」的作品，就是現在，人們對於啼笑姻緣之類的需要也還是不可輕視的。不過銷數的大小當然就是需要的大小，只要不是用「勸銷」的方法，若說銷數雖大，需要却小，那恐怕不大像一句話吧？

問題在於多數的需要和少數的需要是不是可以作為一種評價的標準。我們向來有所謂「名山事業」的傳統觀念，那就是作家方面的「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的心情。弄到極端，這種心情就造成了需要越少越名貴的那種觀念。在近代，這樣的心情大約已不容易維持了。我們曾經看見有些教授學者們辦的刊

物，首先就揭出了不求多銷主義，似乎這就是他們的名貴和尊嚴的一種表示。但不久之後，終究還是因不能多銷而不辦，分明顯出了諸公還是近代人，到底未能免俗的。

可憐的是所謂「少數人派系」中的那些「小名流」，他們並沒有教授學者們的地位和特權，因而撐不住教授學者們的氣度。然而他們偏要裝着點教授學者們的習氣，也講究講究版本，談論談論晚明，及到發覺不大有人過問他們的時候，這才也以名貴自居起來，而美其名曰「需要」。於是乎其酸不可嚮爾了。

但這除開可憐之外，也是值不得當作正經來多談的。我們所要問的是：怎樣才算是正當的或合理的需要？

需要之屬於多數人的與否既不能作為絕對的準則，那末我們就得尋出一個條件來，用以限定這個多數的標準，使之成為合理的標準。我們認為需要之合理與否是有它的歷史性的。詳言之，一個社會由它的歷史的進展而產生的需要是合理的需要。例如「知識」這東西，在封建時代，是少數人的需要，在近代却是多數人的需要了；故在封建時代，能夠滿足少數人需要的知識是好的知識，在近代，能夠滿足多數人需要的知識才是好的知識。在這意義上，近代文學之適應着歷史進展的階段而力求普遍，正是它的應有權利。

當新文學運動的初期，需要它的自然只能佔少數，因而不是不

能把多數的需要作為評價標準的。但十年來時移世變，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展到另一階段，不但多數人需要着新文學，並且多數人已經鑑別文學的真假和好歹了。因而架空的論戰已經退到了次要的地位，實質的鬥爭正開始吃緊起來。在這場中，社會是一個勝任而公道的最高裁判者，所以多數需要的標準和合理需要的標準已經幾近乎可以合一。

這點粗淺道理，想來那位先生也不見得不懂得，但大約是他心裏有若干不同世紀的觀念夾纏不清，這才把「需要」兩字解釋得這般玄妙的吧？至於秦始皇，在他倒應該是需要的因為有了這個「彼可取而代之」的目標，他總可以更加努力些。（水）

十年前的教訓

「五四」離現在不過十五六年，可是我們偶一回想，就像隔了一個世紀。劉半農在初期白話詩稿的序裏說：「那一個時期中的事，在我們身當其境的人看去，似乎還近在眼前，在於年紀輕一點的人，有如民國元年出世，而現在在高中或大學初年級讀書的，就不免有些渺茫。這也無怪他們，正如甲午、戊戌、庚子諸大事故，都發生於我們出世以後的幾年之中，我們現在回想，也不免有些渺茫。所以有一天，我看見陳衡哲女士向她談起要印這一部詩稿，她說：『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了，我們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又說，

「從民國六年到現在，已整整過了十五年。這十五年中國內文藝界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動和相當的進步，就把我們這班當初努力於文藝革新的人，一擠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這是我們應當於慚愧之餘感覺到十二分的喜悅與安慰的……在民國六年時，提倡白話文已是非聖無法，罪大惡極，何況提倡白話詩……現在是時移世變，情形和當初大不相同了……所以我把這一部稿子印出來，真是了無足奇。豈特了無足奇，亦許有許多思想是我們更進步的人要在旁冷笑，以為這算得了什麼東西呢。不差，以鞋子裏塞棉絮的假天足和今日『翻翻駝鳥腿』的真天足相比，那算得了什麼東西呢？然而假天足在足的解放史上可以佔到一個相當的位置，總還是事實。」

半農先生這番議論是很客觀的。從這番話想到最近良友公司擬將出版的「新文學大系」，覺得是非常有味。「新文學大系」是編輯「新文學運動」以來最初十年內的小說、戲曲、詩歌、散文、理論文等，分為十卷，以結賬式的意味「再來一次」的。這跟初期白話詩稿之為古董式的手寫原稿是不同的。然而有其相同的意義，即「假天足在足的解放史上可以佔到一個相當的位置。」

半農先生說十五年中國內文藝界的變動和進步就把他們這班當初努力於文藝革新的人一擠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這在一般的說來，容或是事實，但部分的看來，却也未必然呢。當初努

力於文藝革新的人中間有並未「一擠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的再者，雖則是「時移世變，情形和當初大不相同」，然而今日和昔日仍舊有相同者在；半農先生早故世了幾個月，不曾看見魯南的「鬼魂」又在白日出現，而且亦未必無「再生」。

不過這都是題外的話了。題內的話：回顧十年前的東西，有幾點是頗足為今日的教訓。大約是民十一十二的時候罷，國內文壇上曾有最冠冕堂皇的呼聲：大家自由創作，才有偉大的作品產生。這是新文學史上要求「文藝自由」的第一次呼聲。第二次是近在前年的事。然而因為時間到底隔了十年，社會環境亦不大相同，所以這兩次的要求本質上並不相同。其二，十年前常有論爭（良友的那部書因此特有一本「文學論爭集」，可是在現在看來，當初的論爭除了最初期的文白兩派之爭而外，餘皆為同一方面，而依不同的社會階層所發的反映。這又是跟近來的現象有本質上的不相同。其三，從民六扣算到明年年底，是二十年了，這二十年內，第一個「五年」是比較的寂寞，第二個「五年」却熱鬧得很，第三個「五年」更熱鬧了，第四個五年尚未完，但熱鬧是不會比前期差多少，却已有事實證明。這一現象，從文壇本身上是找不到確當的解答的。如果聯系到社會現象去考察，可以有相當的結論。這一些，都是可以從十年的總賬中找到的昔日對於今日之教訓。而從這一點，也就得到一個結論：「新文學大系」的使命應該